

建筑师

第100期
2001年10月



建筑师

ARCHITECT

No.103 Jun.2003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主办
东南大学建筑系 合办

顾问: 宋春华 吴良镛
周干峙 齐康
钟训正 王伯扬

主编: 黄居正
副主编: 龚恺
责任编辑: 崔勇 薛力
装帧设计: 方振宁

编委会主任: 郑时龄

编委会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国馨 王昀 王建国
王明贤 王路 王群
刘加平 刘临安 李敏
庄惟敏 孟建民 汤桦
陈薇 张永和 张伶伶
郑昕 张桦 赵万民
赵冰 常青 陶郅
韩冬青 曾坚 顾大庆(香港)

海外编委:

方海(芬兰) 方振宁(日本)
阮昕(澳洲) 何晓昕(英国)
单黛娜(法国) 赖德霖(美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筑师. 103 / 《建筑师》编辑部编.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

ISBN 7-112-05874-0

I. 建… II. 建… III. 建筑学—丛刊

IV. TU-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046076号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伊诺丽杰设计室制版

北京市铁成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张: 6

彩插: 8 字数: 245 千字

2003年6月第一版 2003年6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25.00元

ISBN 7-112-05874-0

TU·5161(1151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社网址: <http://www.china-abp.com.cn>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编辑部地址: 建设部北配楼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北京三里河路9号)

电话: 010-68393828 传真: 010-68340809

Contents

建筑师

No. 103

Jun. 2003

ARCHITECT

目 录

新城市主义专栏

- 004 美国新城市主义 单 皓
020 新城市主义的三个领域 沈克宁
028 新城市主义的住宅类型研究 姜 威 夏海山
034 共同社区的建筑 文森特·斯考利 撰文 周宇舫 何可人 译
040 百分之七十五
——下一个大型的建筑项目 埃伦·邓纳姆-琼斯 撰文 何可人 周宇舫 译
044 新城市主义新在哪里? 乔纳森·巴尼特 撰文 何可人 周宇舫 译
047 关于“横断面”系统 安德烈·杜安尼 撰文 岳子清 译
050 新城市主义宪章 何可人 译

城市规划与设计

- 052 城市公共空间品质评价指标体系的探讨 周 进 黄建中

建筑设计理论与

- 057 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传统民居及意义 阮 昕
062 行为趣旨与意识残留
——关于空间和行为的建筑人类学分析 邵 陆

建筑历史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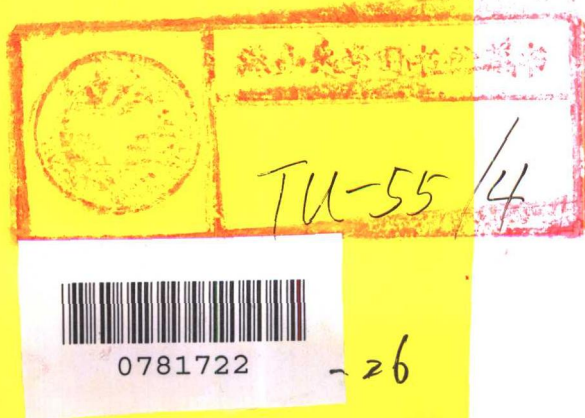
- 070 有人斯有乾坤理, 各蕴心中会得无
——北海镜清斋的解释学创作意象探析 庄 岳 王其亨
074 山林凤阙
——清代离宫御苑朝寝空间构成及其场所特性 贾 珺

国外建筑研究

- 082 阿尔瓦罗·西扎的学习历程 蔡凯臻 王建国
092 西方学院派建筑教育述评 单 踊
097 First Night: 论“美国”的时空结构 Mary Ann O'Donnell

纪事

- 099 北窗杂记(七十七) 寒 武
104 《问学堂论学杂著》苦海, 北大开课蠡言 曹 汛
109 信息视窗



专栏主持 单 皓

美国新城市主义

单 皓

【摘要】本文试图分析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兴起的新城市主义运动,讨论其原则、方法和实践。并涉及到新城市主义运动发生前后美国社会和学术界对二次大战后之城市发展模式的理解和批判

【关键词】新城市主义;蔓延式郊区;城市设计和规划;社区;邻里

当我们关注美国新城市主义运动时候,通常最先面对的是美国近半个世纪的城市建设历史。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城市全面向郊区发展,郊区的居住人口从1970年开始超过了城市区。这些新建成区的密度普遍很低,在过去几十年里,许多大都市建成区范围的扩大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同地区人口增长的速度。同时新建成区的空间形态也完全不同于传统城市。

一般认为大规模郊区化的过程呈三个阶段。首先是20世纪50年代,城市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开始成批地从城里的公寓和联排住宅中搬出,住进带有私家花园的郊区独立别墅中。开发商威廉·利维特在美国各地建造的一批利维顿村(Levittown)(图1-2)是这个时期大量性郊区的经典模式。它们是由独立式住宅组成的纯居住小区,弯曲的尽端式道路串接起自由布局的房屋,再通过主干路与高速公路相连。第二阶段是60、70年代,城市零售业跟随居民来到郊区,在高速公路接口处形成条形商业带(图

4),紧接着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建筑类型——即方盒子建筑加水泥停车场的巨型购物中心(图3)。第三阶段是在最近的20、30年,白领工作职位也跟随着人们来到他们现在居住和生活的郊区。从地方性公司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超级企业如微软、摩托罗拉,西尔斯都纷纷在中心城市之外建造办公园区(图5)。

居住、商业和办公功能的外移意味着许多基本的城市活动离开了中心城市。这个时候,城市或者郊区都已经名不符实,许多郊区已经不再附属于任何主体城市,它们本身就是主体,它们拥有城市曾经拥有的所有功能。人们的活动较少发生在郊区与城市之间,而越来越多的是在一个郊区与另一个郊区之间。华盛顿邮报的作家乔尔·加鲁(Joel Garreau)称这种新的都市形态为“边缘城市”^[1](图6)。与传统城市在自然资源汇集的地理位置上生成和发展的情形不同的是,美国郊区大都市依赖生命线是高速公路、动力网和通讯网:沙漠中的



1 宾夕法尼亚州利维顿村, 1952-1958年

作者: 单皓, 深圳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拉斯韦加斯缺乏自然资源,但拉斯韦加斯的郊区却是美国近十年来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不仅如此,它的人均水消耗量大大超出了周边城市和洛杉矶^[2]。事实上,50年代后的美国城市建设已经与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方式完全不同,乔尔·加鲁认为这种“边缘城市”将会是未来世界都市环境的标准模式^[3]。

在郊区日益成为人们生活和工作的真正舞台的同时,中心城市经历了惨痛的衰落,其中受打击最严重的是过去的主要工业城市。在最近的几年里,旧的中心城市才逐渐出现复苏的迹象,它们需要在后工业时代探索与过去不同的角色,在追求新的发展途径的过程中,许多旧城市趋向于成为旅游、休闲、娱乐中心,以及大规模会议、体育设施,和带有象征性的公司的所在地。

20世纪的后50年里的美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建造环境的改变。但是,以物质空间为工作对象的建筑师却一直没有能够充分地参与这个过程。

新城市主义运动开始于80年代,形成于90年代初,是二战以来试图以设计的力量影响建造环境的最重大的一次努力。新城市主义者对50年代后的郊区及郊区生活作出了反思,他们认为建造方式上的问题是造成环境和城市公共生活质量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他们开始从物质空间入手寻找改革城市的途径。相对于现行郊区而言,新城市主义提倡合理地复兴那些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逐渐被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所取缔的传统设计原则。作为一种公众运动,新城市主义协会的工作超越了设计,延伸到了公共政策领域,从转变美国当前的建设趋势开始,逐步重整城市的空间和社会秩序,延续他们认为被现代主义切断的城市文明。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新城市主义通过媒体快速获得了广泛的注意力。《纽约客》的建筑评论家保罗·戈德伯格(Paul Goldberger)认为新城市主义运动是出自婴儿潮这一代人中间的最重要的设计运动。尽管如此,新城市主义在房地产业还没有获得主流趋势的地位;同时,虽然学术界对新城市主义作为一种设计取向,在公众中引起的巨大反响和号召力表示出不无嫉妒的关注,但新城市主义在许多以前卫理论为主导的建筑学院还没有获得肯定。在很大程度上,许多关于新城市主义的讨论集中在这个运动能否如它所承诺的那样,正面地影响美国城市的现实和未来趋势。

一、针对蔓延式郊区发展模式的批判

新城市主义的理论建立在对现行建设方式批判的



2



3



4

基础之上。新城市主义延续和扩大了60年代开始的现代主义城市理论的反省,同时把焦点放在快速、低密度的蔓延式郊区发展方式(sprawl)上。他们试图证明这种蔓延式的发展使得美国在社会、环境、文化、经济上付出了巨大代价。

新城市主义认为郊区的问题首先是它的极度分散。许多城市的居住郊区是连绵几十公里平铺在地面上的一层薄薄的表皮,无论是70年代发展的中南部“阳光带”还是东北部的传统城镇情况都是如此。根据《新闻周刊》1995年的一篇文章的报道,纽约郊区的范围已经越过新泽西到达宾夕法尼亚的东部地带,离时代广场远至100英里(约160公里)^[4]。

这种分散式建造形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至今为止美国大部分民众仍然将郊区独立别墅作为居住的首选。许多城市学者认为,居住郊区化的趋势实际上早在工业革命时代就已经出现:一方面,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后果使更多的人憎恶城市;另一方面,美国文化本身也潜藏着某种对城市的抵制。18世纪时,新教告诫人们,人类离开土地心灵就会萎缩,城市中的闲暇和社交生活会诱惑和腐蚀人的精神,而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的混合居住也对家庭生活不利^[5]。家庭中孩子的出生常常是人们选择郊区的诱因之一,有私家绿地的独立别墅被认为是下一代健康成长的安全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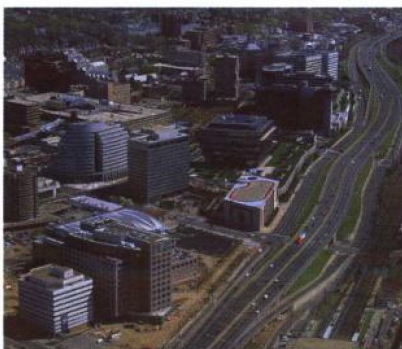
2 纽约利维顿村,1950年前后

3 加州Palm Desert购物中心,摄影Alex MacLean,图片来源于<http://www.yale.edu/amst401a/historical/edge/ff000003.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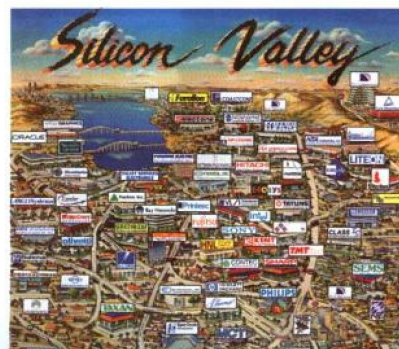
4 宾夕法尼亚州Breezewood,与高速公路相结合的条形商业带

5 康涅狄格州Stamford市95号州际公路边分散的办公园区,摄影Alex MacLean,图片来源于<http://www.yale.edu/amst401a/aerial/stamford/if000004.htm>

6 加州硅谷是典型的边缘城市地区之一,硅谷各公司图录,图片来源于<http://www.webport.com/citygates/sv/svfullview.html>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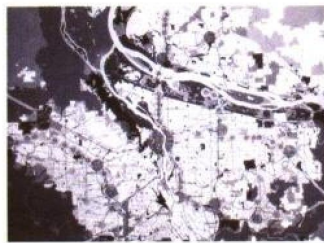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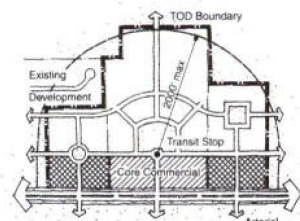
7



8



9



10

7 纽约曼哈顿Morningside-Manhattanville 城市更新工程, 1958 年

8 加州洛杉矶地区 Westchester, 1949年, 摄影 "Dick" Whittington

9 俄勒冈州波特兰地区 2040年发展概念规划, 旨在增加地区内民众步行、骑自行车和使用公共交通的行为, 维持明确牢固的发展边界, 将新的办公和居住开发与公交线结合起来

10 "以公交为导向的发展" 模式 (TOD) 图解, 与公交站相结合, 混合居住、办公、商业和其他公共功能, TOD的发展范围限制在步行尺度以内, Calthorpe Associates

11 加州萨克拉门托 Laguna West, 总用地 1045 英亩 (约 423 公顷), 1990年 Calthorpe Associates 设计

12 佛罗里达州 Seaside, 1980年 DPZ 设计。新城市主义最早并最有影响的一个工程, 总用地 80 英亩 (约 32 公顷)。DPZ 在设计中试图改变美国当时流行的郊区建设方式, 扭转公共领域私有化的倾向。DPZ 的许多设计原则和方法在 Seaside 第一次完整地得到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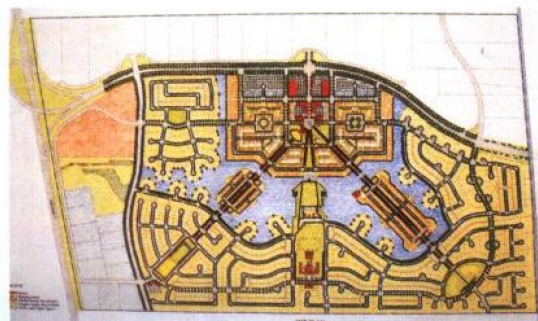
垒, 因此, 生活在城里的夫妇一旦有了孩子就会考虑搬到郊区。美国文化对土地的偏爱还体现了从杰斐逊时代建立起来的农业精神, 杰斐逊认为在土地上劳动的人是神的选民, 而小土地主是国民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战之前, 能够在郊区拥有别墅的人还只是城里的少数有钱人。二战后, 随着汽车的普及, 公路和通讯等基础建设的发展, 原本属于奢侈阶层的郊区成为中产阶级普遍能够拥有的生活空间。对于战后之所以出现大规模一边倒的郊区化的局面, 新城市主义认为关键的因素是政府政策上的引导。首先, 联邦政府资助的高速公路网计划, 使私人汽车取代了火车、电车等公交系统, 成为人们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其次, 政府偏向于独立式住宅的按揭保险政策, 使得在郊区买别墅比在城里租住公寓更加便宜。两者的共同作用导致汽车型、低密度郊区成为战后发展的标准模式。新城市主义理论试图说明, 郊区模式是人为的结果, 并非是在文化和经济大趋势下由市场作出的不可避免的选择。居住全面郊区化的直接后果是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 原始土地和农田的大量消耗, 汽车数量与高速公路的轮番增长, 每人每天高达数小时花在私人汽车里的通勤时间, 日常生活对汽车无法摆脱的依赖, 由此产生的大量的尾气、噪音和能源危机等等。在生活质量上, 郊区单调的环境使得人们对宁静与祥和的向往常常收获为空洞和乏味。新建的郊区普遍没有场所感和地域感, 许多地方城市文化没落、公共生活贫乏、不同收入和不同种族的人在空间上相互隔离, 在作家詹姆斯·库斯勒 (James Howard Kunstler) 眼中看来, 新的建设造就出的是一片片走到哪里都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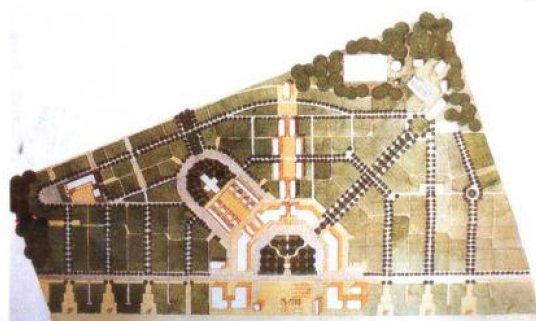
样的“无名之地”, “没有灵魂的郊区、散漫盲目的边缘城市、破碎颓败的老城镇”^[6]是美国最普遍的景观。

如果政府政策造成了居住的分散, 那么新城市主义认为, 令郊区的社会 and 物质空间质量低下的主要原因, 是 30 年代后盛行的现代主义。对现代城市规划的批判 60 年代就已经开始。50、60 年代是美国大规模建设的时代。一方面是政府在市中心实施的“城市更新计划”; 另一方面是全国性的公路建设和郊区的发展。两者都是在现代主义城市原则基础上进行的实践。城市更新行动一般是以清扫贫民窟、解决城市居住和疏通机动车交通为名义, 对城市街区实行大面积彻底拆除, 然后在已经完全清空的土地上建造独立的高层住宅塔楼、办公楼、道路和停车场 (图 7)。郊区则是在不断延伸着的高速公路上发展起来的成片简单排列的独立住宅区 (图 8)。简·雅各布斯 (Jane Jacobs) 和社会学家威廉·怀特 (William H. Whyte) 等人最先对政府的城市更新方式, 以及完全按照机动车交通的要求改造城市中心的做法提出反对。他们认为政府的粗暴做法不仅没有解决城市居住的问题, 反而导致城市生活质量的下降和城市精神的失落。他们认为可步行性是城市安全感和城市活力的保证, 不能全面抛弃汽车时代之前的传统城市结构, 在城市中进行的建设应该是护理性和修复性的, 城市的建设应该保持小的规模, 让社区民众参与发展决策。雅各布斯的巨大影响使更多的人尤其是建筑师们成为城市的热爱者和维护者。然而, 郊区令人意想不到的迅速发展和后工业时代产业结构的改变使中心城市政治经济地位逐渐让位给了郊区。

在现代主义逐渐成为指导实践的主流理论的同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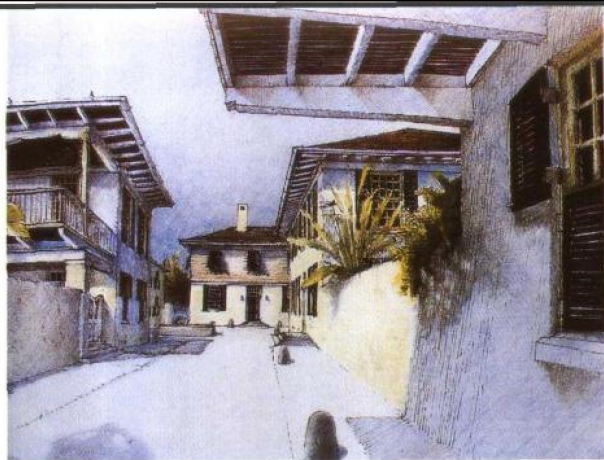
12



13



14



15

时, 60、70年代的建筑界包括Team X, 文丘里和科林·罗在内的许多人对此一直保持着不同形式的反省。传统城市 and 现代主义城市在形态上的差别, 在于组成城市空间的基础结构是街道还是个体的建筑物。雅各布斯认为在传统的城市里, “街道和街道旁的人行道是城市中关键的部分……如果街道生动城市就会生动; 街道无趣城市也会无趣”^[7]。而柯布时期的现代主义则试图废除街道作为社会空间的功能。街道不再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 而只是各种活动之间的连接线。“在未来, 芸芸众生不必在广场和大街小巷逗留, 他们将生活于高大的住宅楼里, 通过铁路、双翼飞机、高速公路通勤往来, 在摩天大楼之间规范的绿色空间疾行。他们过着合理的生活, 在某一场合, 某一时间做某一特定事情。”这种对效率、理性和进步的讴歌意味着城市的最佳状态是一台机器, 而城市规划就成为对基础设施的规划和调配。街道相应地也就仅仅是基础设施中的一个环节, 只有交通容量大小的差别而没有空间形态的不同。

新城市主义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针对于蔓延式发展的批判理论, 全面归纳它的形成机制、空间性状以及文化和经济后果。新城市主义的郊区批判基本反映出建筑界目前对这个问题的普遍看法。相对而言, 一些信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则认为, 现在的郊区居住方式代表了精明的个体在众多选择面前所做的自主的决定, 这些决定影响市场不断地走向更加合理可行。在他们看来, 新城市主义将理论建立在对社会城市问题的错误判断之上^[8]。另外, 乔尔·加鲁在描述新的都市化现象的时候, 对“边缘城市”的崛起给予了某种程度的赞许。加鲁见到的是美国文化里的一种开拓精神, 这种精神让美国人走出欧洲文化的阴影, 找到了一种正在孕育着崭新生活方式的、创造性的空间形式。

但是, 大量事实同样证明分散式居住并不一定是因富裕而必然导致的生活方式。相当多的国家和地方实行了对城市资源的控制。在富裕的民主国家荷兰, 一位商人如果想要住乡下而每天开车到城里工作的话, 他必须首先得到政府的批准^[9]。在美国, 波特兰是紧凑型城市的榜样。早在70年代, 波特兰大都市区就已经制定了面积325平方英里, 包含24个市镇

的发展边界, 规定未来因人口增加带来的城市建设必须限制在这个边界范围内。从90年代中期到2040年, 波特兰的规划部门预计当地人口将增加77%, 但他们的目标是要将相应的居住用地限制在6%的增长幅度以内(图9)。

新城市主义的郊区理论还提醒人们, 貌似散漫、无场所感的郊区却是一种理想化的人为体系。“它是理性的、连贯的、全面的。它的行为是可预见的。它是用现代解答题法获得的一个答案: 它是一个居住的系统。”^[10]

二、新城市主义的设计原则和运动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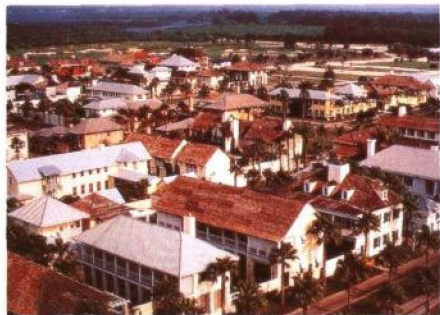
在对蔓延式郊区不断的认识过程中,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一些建筑师各自寻找不同于现行建设方式的其他途径。伯克利的彼得·卡索普(Peter Calthorpe)和道格拉斯·克尔波(Douglas Kelbaugh)提出了“以公交为导向的发展”思想(TOD,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图10)。TOD思想具体地反映在一个名为“步行单位”的研究课题(PP, Pedestrian Pockets)当中。“步行单位”是指离公交站大约5分钟步行距离, 即半径四分之一英里(约400m)范围内, 一个具有混合功能的社区。每个这样的单位社区需要有较高密度的居住及平衡的办公、零售、幼托、休闲和公园设施。“步行单位”相互之间以轻轨为主的公交系统相连。TOD试图通过紧凑的结构和混合的功能安排来支持公共交通、减少私人汽车使用量、形成宜人的步行环境。TOD社区的中心部分常常表现为与公交站挂钩、商住一体的传统“主要大街”形式, 类似早年的火车与电车型郊区。卡索普当时设计的最大的实际工程是加州萨克拉门托的西拉古那镇(Laguna West, Sacramento County, California, 1990)(图11)。

在迈阿密, 杜安尼和普蕾特·兹伯格(DPZ, Duany and Plater-Zyberk, Architects)发展了一套“传统邻里建造方式”(TND, 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TND更加注重的是设计本身的各方面。DPZ在80年代以美国传统小城为模式设计了几个比较成功的社区, 其中著名的西塞镇(Seaside, Walton County, Florida, 1981)和温莎镇(Windsor,

13 佛罗里达州 Windsor, 总用地 416 英亩(约 170 公顷), 包括一个高尔夫和一个马球场, 是一个高档的滨海度假村。DPZ 设计, Charles Barrett 绘图

14 佛罗里达州 Windsor, 一个典型的街区, 包括中间庭院和侧院住宅, 街区中部为一条服务性的巷道

15 佛罗里达州 Windsor, 较窄街道的街景



16



17



18

16 佛罗里达州Windsor的
侧院住宅

17 佛罗里达州Windsor,
高尔夫球场的远景

18 马里兰州Kentlands,总
用地356英亩(约150
公顷),位于华盛顿西
北的Gaithersburg市,
是DPZ于1988年设计
的第一个非度假村性质
的普通社区,其中包括
六个邻里单位和相应的
公共建筑,及一个大型
地区性零售中心

19 马里兰州Kentlands,在
原来农场的位置,利用
一个谷仓和几座旧建筑
建造起新的社区文化
中心

20 马里兰州Kentlands,邻
里中的小广场

21 马里兰州Kentlands,社
区的绿地

Indian River County, Florida, 1989) (图13~17) 都属于度假地,而肯特兰镇(Kentlands, Gaithersburg, Maryland, 1988) (图18~21) 则是普通的居住社区。除上述的新建社区这一类型之外,他们还洛杉矶市中心提出过总体规划方案,在亚利桑那州的梅瑟(Mesa, Arizona) 设计了一个由廉价的旅行活动房组成的村落,并在迈阿密以南的佛罗里达市(Florida City) 设计了一个为低收入者提供的出租住宅项目(图22~24)。

其他设计师如丹尼尔·所罗门(Daniel Solomon)、摩尔和波利索埃兹(Elizabeth Moule and Stefanos Polyzoides),以及城市理论家彼得·卡兹(Peter Katz)等人当时也从事着类似的尝试。这些人成为后来新城市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1991年,这些建筑师为抵制蔓延式郊区,共同总结出了一套新的社区和地区设计原则,称为《阿瓦尼原则》(Ahwahnee Principles)。除此之外,卡索普的《下一代美国大都市》^[11]及反映DPZ设计思想和实践的《城镇与城镇建造原则》^[12]等一批著作的出版开始系统解释他们在这段时期内的思考和工作。

新城市主义作为全面、完整、有组织的全国运动是从1993年10月第一次新城市主义大会(CNU, Congress for the New Urbanism)开始。CNU对美国大部分城市外围的郊区发展模式提出质疑,并试图分析造成城市和郊区问题的各方面因素:如无视环境的土地消费模式、政府支持低密度独立住宅的政策、以汽车为惟一服务对象的道路设计标准,以及不合理的

分区条例等等。而当时CNU最迫切和最实际的目标,是要通过旗下众多设计师的实际工程,来证明那些制造出郊区模式的一系列现行规则和惯例是陈腐、落后、机械和荒诞的。这些规则和惯例多年来已经被发展商、银行业人士、政府、道路工程师认为是合理而且安全无风险的办事指南。所以,新城市主义的批评者认为新城市主义者这样的行为,是企图对抗各行业长期积累的经营智慧,结果将会徒劳无功。然而事实上,在CNU的作用下,有关机构已经开始对曾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但又极为不合理的许多分区规则和道路设计标准重新进行审查和调整,仅这一点就成为CNU对规划业最重大的现实贡献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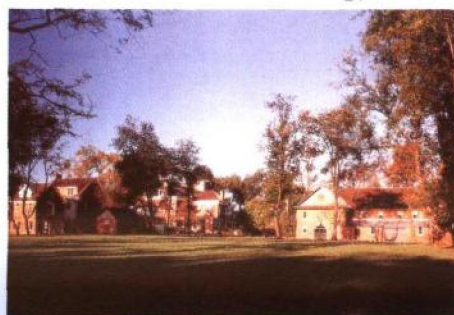
1996年,第四次新城市主义大会通过了一篇由二百多位成员签名的《新城市主义宪章》(Charter of the New Urbanism)。《宪章》坚持物质空间状态与社会环境之间存在重要的联系,认为“中心城市因投资萎缩导致的衰败,郊区以毫无场所感的低密度建造方式迅速扩张,不同种族、经济收入人群之间的相互分离,环境的退化,自然和农村被侵占,社会建造遗产和传统被破坏,这些彼此相互关联问题是当前社区建设所面临的挑战”^[13]。《宪章》制定了分别列在地区、邻里、街区三个大类之下的27项建设原则。总的来说,这些原则强调社区的紧凑;公共空间的重要;各种城市功能和居住类型、居住人群的混合;适合步行的环境和尺度;以及有清晰中心和边界的邻里结构。此外《宪章》还强调回到传统的、以街道和城市肌理为对象的设计方法上来,认为“所有城市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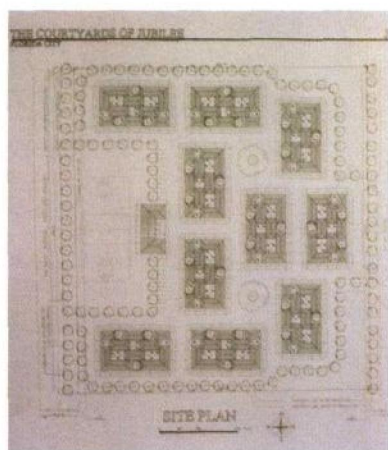
19



20



21



22



23



24

设计和景观设计的基本任务,是从物质形体上限定出可供人们共同使用的街道和公共空间^[14]。相对而言,现代主义的城市由散布在广阔的自然空间中的孤立的个体建筑物组成,是科林·罗 (Colin Rowe) 称为“高贵的野人栖居的地方”^[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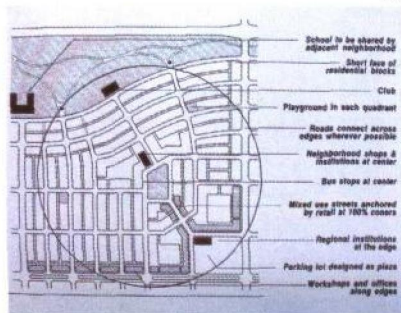
在区域意识上,新城市主义倾向于霍华德的花园城市模式,以及20、30年代美国区域规划协会 (RPAA, 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在花园城市理论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区域规划概念,即在区域性城市发展构架的基础上,建立由基本的邻里单位组成的、高密度、自给自足的城镇。新城市主义邻里单位的概念是在20年代社会学家克莱伦斯·佩里 (Clarence Perry) 提出的同名概念基础上的发展 (图25)。在具体的社区设计手法上,新城市主义的许多形式元素来源于巴黎美术学院的城市规划和20世纪初美国城市美化运动。这些社区强调网格、轴线相结合的街道系统和街道空间界面的连续,强调通过主次分明的街道网来突出公共建筑 and 不同尺度的广场、公园系统等开放公共空间。DPZ事务所还较多地借鉴了美国传统的小镇和20年代约翰·诺伦 (John Nolen) 的一批早期的郊区 (图26~27)。诺伦在当时开创了一种将城市美化中的规则性元素和奥姆斯戴德景观设计中的自然手法融合为一体的规划方法,是一位非常多产的设计师。在具体空间上,DPZ的作品中常常有各种细腻的街道对景处理和卡米奥·西戴 (Camille Sitte) 式的画境构成。

新城市主义的原则逐条看来并不十分激进,它们

往往是被人们所忽略的常识,只是以从未有过的清晰的语言系统地阐述出来。但是这些原则的总和却有着改变美国现行城市发展方式的抱负和潜力。CNU在早期主要是一种设计研讨会,自当《宪章》确立之后,它的目标便从改革设计扩大到改革社会。在某种程度上CNU刻意地使自己的方向简单而明确,因此被一些人认为具有某种传教色彩。CNU在成功壮大的过程中吸引了广泛领域的专业人士和许多重要的机构的参与,CNU的成员中除了建筑师之外有规划师、交通工程师、经济学家和环保主义者,这些支持和实践着新城市主义原则的人们称自己为新城市主义者,他们在各自不同的领域促进公共政策的改良,展开以城市为主题的公众辅导,在更大范围内推动新的建设主张。

CNU不断重申自身和激进的环保主义之间的区别,认为反对蔓延式的发展并非拒绝发展本身。如果郊区的继续扩大不可避免,那么就寻找好的方式去建设而不是一味地抵制建设。新城市主义在具体问题上采取了实用主义态度,随时准备在坚持基本设计原则的基础上做出妥协。CNU乐于参与美国中产阶级的大众文化,只是抵制其中一些他们认为是恶俗的东西。他们与发展商密切合作,并且学习推销、宣传、融资等一系列冷酷的现代政治与商战技巧^[16]。在现实面前他们不仅是观察、发现和批判,而更是行动。实用主义态度和对城市现实的清晰认识是新城市主义改革行动的基础,正是这种美国式的实用主义态度曾经使文丘里放下前卫主义的眼镜,看见处在现实世界中的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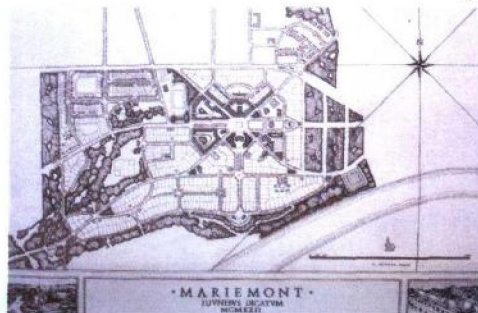
- 22 位于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南 Florida City 的 Jubilee 社区总平面图。一个为低收入者提供的出租住宅项目,其中包括95户庭院式住宅和一座社区公共建筑,总用地9.8英亩(约4公顷),路面停车每户2.2辆。由一个非盈利的经济住宅发展机构 Jubilee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开发,1992-1997年DPZ设计(图片DPZ事务所提供)
- 23 Jubilee社区,街道透视图(图片DPZ事务所提供)
- 24 Jubilee社区,住宅前院透视图(图片DPZ事务所提供)
- 25 新城市主义的传统邻里单位图解,1997年DPZ编写
- 26 田纳西州 Kingsport, 1919年 John Nolen 设计
- 27 俄亥俄州 Mariemont, 1922年 John Nolen 设计, Felix Pereira 绘图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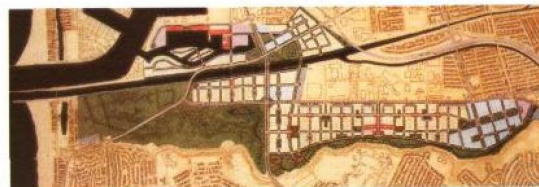
26



27



28



29



30

28 加州 Playa Vista 发展区
地形鸟瞰

29 加州 Playa Vista 规划总
平面图, Elizabeth
Moule and Stefanos
Polyzoides 事务所、DPZ
事务所等合作设计,
1989

30 加州 Playa Vista 规划示
意图, Elizabeth Moule
and Stefanos Polyzoides
事务所、DPZ 事务所等
合作设计, 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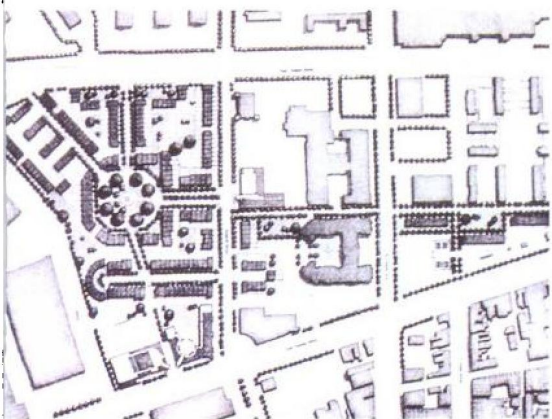
为了实现大的改革目标, CNU 一直努力将影响力渗透到能够左右美国建造环境的四大机构当中, 它们是城市土地学会 (ULI, The Urban Land Institute), 《建筑制图标准》编制组 (Architectural Graphic Standards), 美国住宅和城市发展部 (HUD,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和哈佛设计学院^[17]。城市土地学会是以自由市场为基地的开发商行业组织, 由于市场上新城市主义社区产品有着高于一般居住区的销路和增值潜力, 开发商有利可图, 因此新城市主义逐渐被 ULI 接受和推广。《建筑制图标准》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设计人员几乎人手一本的工作手册, 杜安尼所著的城市设计章节被编入《标准》的第九版, 说明新城市主义在行业里获得的承认。美国住宅和城市发展部是以发展城市社区、满足社会住宅需求而设立的政府机构。HUD 是最早与 CNU 合作的机构之一, 因为 CNU 在反对居住低密度上表现出的环境主义态度, 和坚持不同收入、种族混合的社会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与 HUD 的社会福利方向相吻合, 目前 HUD 已经将新城市主义原则列为由政府拨款的 HUD 发展项目的指导原则。在哈佛设计学院, 杜安尼曾经于 90 年代连续几年教授新城市主义课程, 但因为无法使新城市主义成为哈佛城市设计学科的核心方向而退出。1999 年, 哈佛设计学院召开了一次以新城市主义为话题的正式的辩论会^[18], 参加者包括了 CNU 的创立者、批评者、城市和环境设计师, 以及众多知名的建筑理论家。哈佛设计学院在历史上是欧洲各个时期的现代主义进入美国的前哨站, 这次对新城市主义这一美国本土土长的学术和设计潮流表现出的重视显得不同以往。事实上, 学术界在对新城市主义的关注中带有不少负面的观点, 在辩论会上杜安尼和库哈斯的对话^[19]可以解释其中的一些原因。正如克里格所说, 两人的共同点是对当代城市有着极其敏锐的认识, 他们的认识在很多时候甚至是

相同的, 不同之处是杜安尼主张改造, 而库哈斯的批判姿态则仅止于观察和阐述。库哈斯代表了一种与新城市主义相反的态度, 他认为建筑师不可能扭转城市发展的风向, 只能凭借自身技能把玩其中, 任何人为改变城市发展的努力都会是徒劳的。

CNU 的另一部分工作是为各地方提供发展和公共政策咨询, 为公众灌输环境发展意识。基于它的有效宣传, 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在各自的发展策略中融入新城市主义原则。事实上, 新城市主义在公众与发展商中的说服力高出了它在学术界的说服力, 而在中国对新城市主义的关注主要也是来自地产界^[20]。在公众越来越接近新城市主义的时候, 学术界似乎有意识地在和它保持距离, 这种现象多少与新城市主义刻意的大众化态度有关。为了能够和政治家和群众对话, 新城市主义把理论线索简单化、公式化、甚至绝对化, 使得政府政策、现代主义和郊区蔓延之间呈现出容易被理解的清晰的因果关系。这种做法有悖于学术界一贯的怀疑与批评的态度, 也和前卫主义对“暧昧”和“不可捕捉的”品质的追求相冲突。

作为同样以改造世界为目标的设计运动, 新城市主义协会有意识地以国际现代建筑协会 (CIAM) 为榜样。杜安尼在一篇文章中写到, 建造环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作用是现代主义运动的基础论题之一。当代的城市很大程度上是按照 1933 年 CIAM 的《雅典宪章》的条文去做的, 这就说明物质空间能够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为了获得当年的 CIAM 那样的影响力, CNU 向 CIAM 学习, 组织协会, 建立宪章, 坚持进取的行动主义的态度。所不同的是, CIAM 走了一条自上而下的路线, 它的精神最早体现在大规模政府建设项目中; 而新城市主义则致力于透过现有商业企业的运作机制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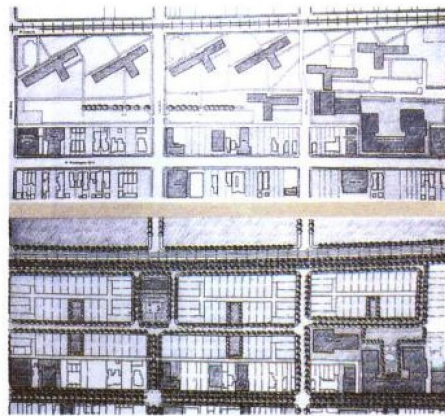
密度是一项重要指标。美国一般的郊区的密度低于每英亩 2~4 户 (约每公顷 5~10 户)。新城市主



30



31



32

义提倡紧凑的居住。他们认为,人们追求的东西会改变,现在流行的低密度居住并不一定会永远持续。对于新的土地开发项目,新城市主义社区的平均密度为英亩5~8户(约每公顷12~20户),其中一般包括公寓、联排、独立等多类型住宅。摩尔和波利索埃兹及DPZ等事务所合作,在加州设计的普拉亚维斯塔社区(Playa Vista, California)(图28~30)就达到每英亩40户(约每公顷100户),相当于波士顿市著名的康蒙维斯街(Commonwealth Avenue)两旁的密度。位于城市中心区的几个新城市主义建设项目达到每英亩100户(约每公顷250户),与纽约格林威治村区域的密度相当。与其他地方的数据相对比,豪斯曼时代的巴黎每公顷土地容纳250人,新加坡每公顷500人,香港部分区域每公顷土地高达6000人^[21]。由于用地位置、用地性质和市场接受度的不同,新城市主义社区的密度没有绝对的标准,但一般高于普通郊区。事实上,CNU认为社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绝对的密度,更在于设计。杜安尼更加指出现时对波特兰推崇应该是有限度的,因为城市发展边界的确定和轻轨公交并不一定是可持续发展的充分保证,好的社区还在于邻里结构的完善性和步行生活的可能性,在于场所的品质、尺度、以及空间的相互交融。改变蔓延式郊区的目的不是要强迫每个人都住进集合住宅,而是要在紧凑的基础为人们提供更多居住选择。

到2000年为止,新城市主义在美国已经设计和建造了的项目约有380个,共计41万个居住单位。不过这个数字只占1990-2000年间美国一共建造的1360万居住单位中的3%。CNU强调“围绕社区的发展”(community-building),社区的原则不仅针对新建郊区,同时也适用于不同规模的新建和改建工程。其中卡索普参与了许多地区性规划,如盐湖城、波特兰和一些加州城市的总体规划,而包括雷·金卓兹(Ray Gindroz)在内的一批设计师则擅长于已有邻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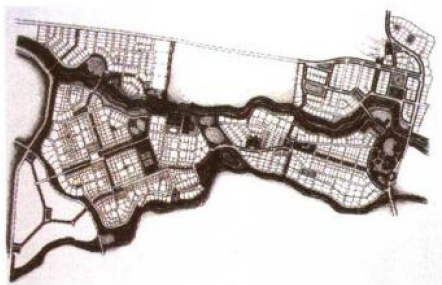
的改造项目(图31~32)。

新城市主义与许多设计之外的机构和民众团体分享着一些共同的理念,这些运动分别以环境保护、历史保护、支持步行和自行车、恢复传统的“主要大街”等等为主题。其中规模最大、涵盖面最广的是一项旨在推广“智慧(能)型发展”(smart growth)策略的运动。“智慧型发展”较多地和政府政策挂钩,当年也曾受到阿尔·戈尔的支持,它的宗旨是要通过一系列措施来控制土地开发和建设公共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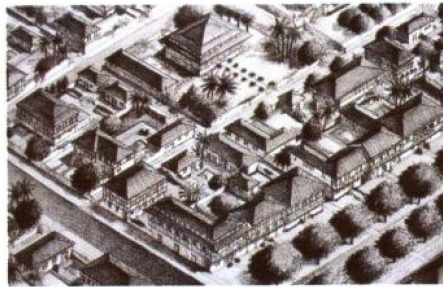
对于具体的项目,新城市主义的设计过程一般从现场开始,这一点与英国新城计划中的公众参与相类似。现场设计会采用一种固定的形式称为charrette,从DPZ推广开来。19世纪巴黎美术学院的学生交图时,那些赶往各个分散的工作室逐一收图的货车被称为charrette^[22],用charrette一词来称呼现场设计会是形容其工作的快速和密集。现在charrette几乎是每一项规划设计的必经过程。在charrette之前,设计师首先对已有资料进行分析和评估。之后,建筑师组成的小组来到项目所在地现场工作,在过程中与发展商、项目策划,以及相关人士如附近居民、当地有关部门主管以讨论会的方式紧密接触。设计者几乎时刻与业主沟通,每当设计进行到一定阶段时作集中汇报,根据反馈不断调整直到确定方案。Charrette一般时间为期一周到十天,现场工作结束之后,设计者将设计结果带回事务所完成进一步工作和全部设计文件。Charrette开放了设计过程,这样一方面设计者能够在定案过程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各方意见;而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成为一桩经过仔细包装的媒体“事件”。由于Charrette常常被当地新闻报道,所以开发商可以利用这种场合造势。建筑师通常会对大众宣传表示不屑,但杜安尼却认为媒体的曝光往往使charrette变成一种具有“新闻价值”的“行销手段”,有了这样的宣传,民众对新城市主义产生认识和认同,这不但有

31 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中心五个街区的改造是联邦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的HOPE VI项目(Homeownership Opportunities for People Everywhere)之一。计划拆除原有的几栋50年代高层福利住宅建筑,代之以混合功能的联排住宅和老人公寓,恢复巴尔的摩传统街区形式。下图左起分别为20年代、50年代,和1998年重新设计的街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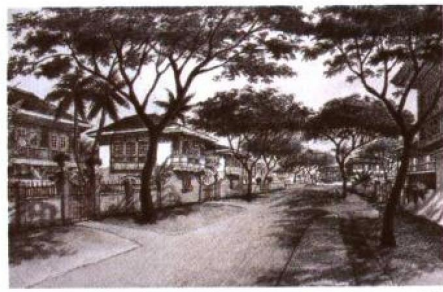
32 芝加哥Horner街坊规划,拆除被废弃的高层福利住宅建筑,代之以联排住宅、小型公寓和双拼别墅,同时改造路网



33



34



35

33 菲律宾马尼拉以南的 Dos Rios 新城镇，总用地 350 英亩（约 140 公顷）。设计以传统的家族住宅组团为基础，每个家族住宅组团占地约 2 英亩（约 0.8 公顷），最多容纳 13 户相对独立的住宅。新城中还包括两个混合功能的社区中心、一座教堂、一座医院和两间学校。1997 年 DPZ 规划设计

34 马尼拉以南的 Dos Rios 新城镇，家族住宅组团成为自然的街区

35 马尼拉以南的 Dos Rios 新城镇，较低密度区域的典型街景

36 马尼拉以南的 Dos Rios 新城镇，较高密度、更具城市性区域的典型街景。建筑贴近道路，形成连续的街道界面

37 1925 年巴黎重建规划，Le Corbusier

38 1930 年“光辉城市”，Le Corbusier

助于新城市主义在社会上的推广^[23]，对不合理的道路和分区规则的打击也会更有力。从另一个角度看，Charrette 也代表了一种设计的态度：因为 Charrette 的过程是在新城市主义原则框架内通过相互理解和妥协建立共识的过程，新城市主义者从不像一些明星建筑师那样坚持构思的惟一和绝对，他们看重民间智慧，也尊重业主的追求。

新城市主义运动在美国已经经历了十多年，对国外有相应的影响。英国的威尔士王子查尔斯创立的城市村庄研究所（The Urban Villages Institute）和 CNU 一直保持着联系。DPZ 事务所在欧洲及亚洲的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都有许多实际的项目（图 33~36）。同时 DPZ 还收到许多中国发展商的设计邀请，并尝试了小范围的工作。但事实证明，需要在认同新城市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合作是比较困难的^[24]。

三、以类型为基础的城市设计方法

新城市主义的设计师大部分是建筑师。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城市主义开始于建筑师们掀起的对城市空间形态的重新关注。过去许多人曾经尝试在城市和建筑之间建立起一种连续的认识，建筑类型学是两者就相同的空间问题构成对话的一种媒介。而在很大程度上，罗西的《城市的建筑》就是在类型学基础上提出了从城市的角度看建筑的问题。

类型学在抽离了功能和风格因素之后，按照建筑的构成形式对建筑进行分类。18 世纪末，德昆西（Quatremere de Quincy）以“样板”（model）作对比

提出了“类型”（type）的概念。样板指的是一个特殊的对象，它所隐含的设计行为是复制、模仿；类型是指某一类对象所共同具有的形式框架，它隐含的设计行为是在这个框架中的发挥、发展和获得变化丰富的个体。经过 20 世纪 70 年代包括建筑理论家安东尼·维德勒，建筑师罗西、拉斐尔·莫耐奥等人对类型学的进一步关注，类型的概念成为讨论空间秩序和空间设计时一种重要的语言方式。

以类型为基础的城市设计手法注重两个方面：一是建立有序而多样化的城市肌理。二是对建筑类型和城市空间类型进行组织和调配。

现代主义的城市由突兀的建筑个体构成（图 37~38），表现在郊区是自由布局的独立式住宅，在城市是高层塔楼与大面积的绿地和停车场。现代主义盛行之前，建筑师如沙里宁、贝尔拉格、欧文·诺伦所做的城市设计基本上是以传统的城市形态为依据，他们的关注对象是城市肌理。新城市主义强调城市的可辨认性，而这种可辨认性来自自由背景和前景构成的城市空间的整体性（图 39）——这一经巴洛克发挥的欧洲城市传统，其中以住宅为主的大量性建筑是温和、中性的背景肌理，公共建筑相应成为突出的前景，近几年在柏林改造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规划意图。新城市主义认为，“公共建筑和公共场所需要处在重要的位置，以帮助社区形成个性和文化。它们必须有突出的形式，不同与构成城市肌理的一般性建筑和场所。”^[25] 配合这样的目的，每个新城市主义工程都有一套控制实施的设计规则，对建筑物和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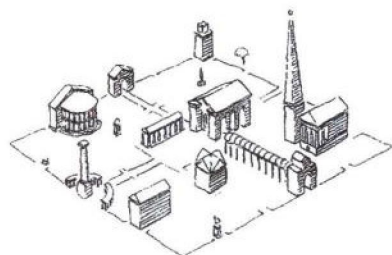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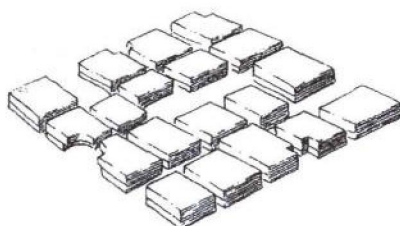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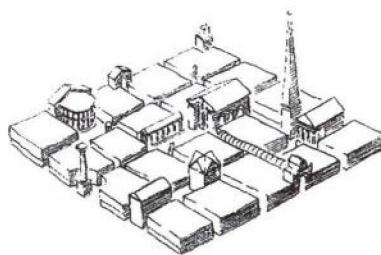
38



RES PUBLICA



RES (ECONOMICA) PRIVA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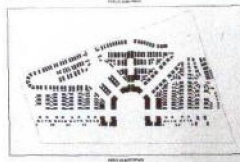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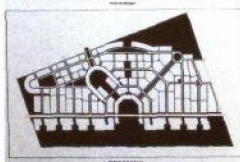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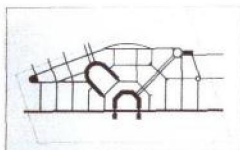


CIVIT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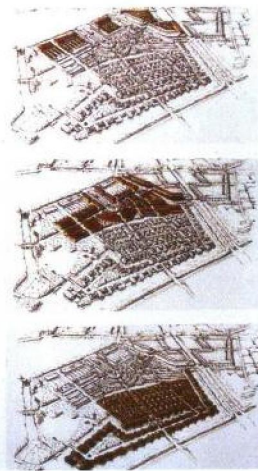
共空间提出要求,以获得一个视觉上平和的城市肌理。公共建筑则不受任何设计规则制约,它们可以充分释放建筑师的愿望和想像力^[26]。对于这个问题,杜安尼曾经以弗兰克·盖里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为例作了说明,他认为如果盖里的博物馆不是建在周边那些普通而谦和的街坊建筑之中,而是在由盖里的追随者们设计的形式同样喧闹的作品的簇拥之下,其处境将会极其荒谬^[27]。尽管DPZ以新传统主义著称,但杜安尼在不同的场合提到,他希望在某个新城市主义社区项目中请盖里或库哈斯来设计其中的公共建筑,他认为好的城市结构能够容纳一些表现欲强烈的建筑,但前提是,这类乖张的设计只能是特例而不能是常态。

经济、文化和政策的因素使美国战后郊区几乎全部由清一色的独立住宅组成。新城市主义一直倡导在社区中混合不同类型的住宅,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吸收不同收入的居民来到同一个社区里生活,减少人和人之间因阶层和生活方式不同造成的隔阂;另一方面,改变居住类型的单一性还有助于丰富城市肌理,同时也给市场带来多样化的住宅产品。新城市主义社区中常用的住宅类型包括:联排住宅,这类住宅多见于欧洲和美国东北部的老城市当中,它紧凑、经济、适应性好,尺度统一但又允许含蓄的立面变化,它的连续性和尺度感使其成为围合街道空间,形成城市的肌理的最佳基础材料。底层为商业的联排住宅除了一般联排住宅的特点外还提供了一种居住、工作相结合的生活方式,常常被安排在公共区域和居住区域之间的过渡地带;庭院和侧院式住宅原来是加州和新墨西哥一带的传统,受到地中海和拉美地区建筑的影响,院落式住宅同样能够相互连接,获得连续的街道面。最后,集合式住宅是密度最高、最具城市特征的一类住宅。

为避免使开放空间仅仅成为建筑体量之外的剩余空间,新城市主义强调公共空间的形式感(图40)。设计应该赋予不同类型的开放空间:如街道、绿地、公园、广场以各自不同的空间形态,而不同类型的公共空间需要不同类型的建筑的配合(图41)。一般来说,社区中心部分为密度较高的建筑类型,除公共和



40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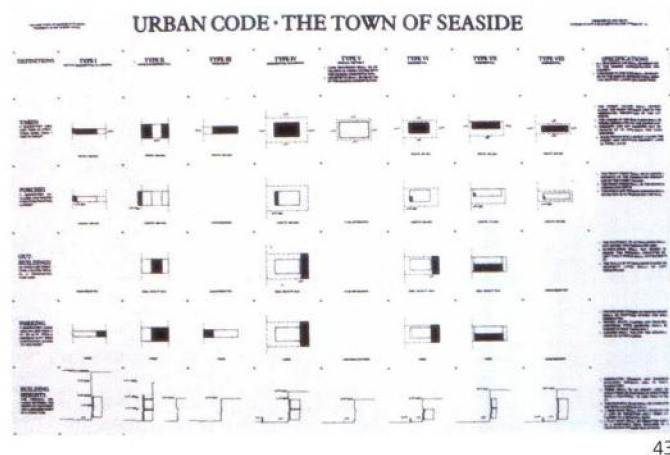
42

39 以公共建筑为前景,私人建筑为背景的城市组织, Leon Krier

40 佛罗里达州 Seaside 分析图。上左,公共道路系统,上右,公共建筑分布,下左,公共步行空间,下右,住宅建筑分布, DPZ 设计

41 佛罗里达州 Wellington, 不同建筑类型在不同城市空间中分布的示意图, 1989 年 DPZ 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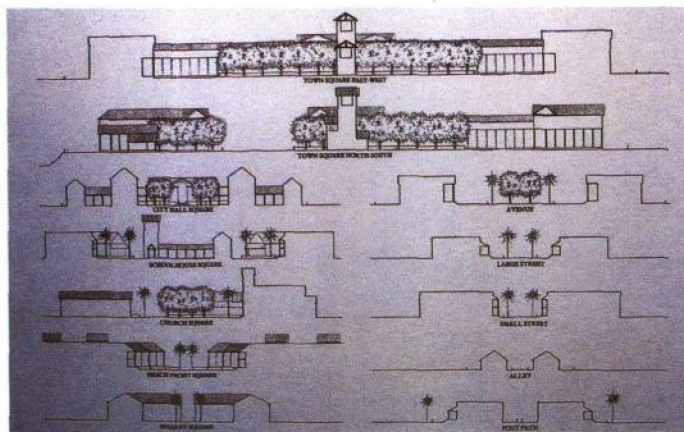
42 郊区尽端式道路网和传统城市道路网的路程对比。上部为现行郊区尽端式道路网,下部为传统城市道路网



43

43 佛罗里达州 Seaside 的控制规则,这一部分规则针对的是对公共领域直接产生影响的个体建筑形式, DPZ 设计

44 佛罗里达州 Seaside 的道路类型设计



44

商业建筑外,可以安排集合住宅和联排住宅,同时建筑物更靠近道路,以明确地限定街道空间。越往社区的边缘,建筑类型的密度相应可以降低。在同一街区建筑类型保持连续,建筑个体的变化控制在统一的类型框架中。街道是重要的公共空间。新城市主义通常反对一般郊区常用的“尽端路”方式,因为它虽然提供了局部的私密和安静,但各条尽端路上的交通终究要堆积到几条主干道上,这些容纳着大量快速车辆的主干道将会打断空间联系,成为社区中的祸害。而以尽端路为基础的闭合组团的划分方式,也人为地拉长了临近区域之间的实际交通距离(图42)。新城市主义设计还认为社区应该有贯通的街道网;街区不宜太长,而路网应该相对较密;街道尽量收窄,同时设路面停车,这样可以自然降低车速,同时阻止不必要的穿越性的交通;街道两边安排充足的人行道和行道树,在街头路尾制造袖珍公园;建筑物后退街道的距离不能太远,这样建筑体量才能成为街道空间的有效界面;在建筑设计上,建筑入口尽量设在沿街面,通过如台阶、门廊和阳台这一类过渡元素,帮助建立室内和室外、公共和私密领域之间视觉和行为上的联系;在合适的路段可以安排街坊型小商业。这些设计手法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在街道上行走和停留,人的活动使街道成为具有安全感的公共空间,这样的公共空间是好的社区的保证。

新城市主义社区的建筑风格较多地表现为传统风格,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传统和地方风格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住宅市场通行的商品语言,新城市主义致力于大量性住宅问题,就必须与消费者这方面的需求相衔接;另一方面,传统风格也的确使设计者更方便利用人们的记忆来营造社区氛围。如果类型涉及的是建筑的抽象的形式状态,去除了时代和社会留下的痕迹,是建筑的专业语言,那么风格则是掺杂了联

想、隐喻、象征、情感等等混合因素的建筑的大众语言。在发展商的推销过程中,风格又与格调、生活方式在一起经过了商品化的加工。新城市主义因此常常因为风格取向而被学院派所蔑视。事实上,新城市主义的建筑观与20、30年代RPAA的建筑观非常相似。杜安尼在回答克里格的时候提到所谓的“批评派的建筑”(critical architecture)和“改革派的建筑”(architecture of reform)之间的区别^[28]。他认为批评派的建筑关心的是作品在反映现实观察时的尖锐程度,而不屑作价值判断;改革派的建筑从城市和环境效应中决定取舍,它关心建筑中隐含的社会良知,为此可以放弃对独创形式的追求。改革派的建筑是新城市主义所崇尚的。

新城市主义建筑也使人们对评论界已经习惯的、仅仅从形式的角度评价建筑、追逐明星建筑师的做法产生质疑。事实上,关心艺术与产品的民众化和大量化是进步的现代主义的传统。早年的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恩斯特·梅(Ernst May)都曾经特别关注大量性社会住宅的问题。而后来的Team X,以及与Team X的思想接近的阿尔多·凡·艾克(Aldo Van Eyck)等建筑师也曾经对现代状态下的邻里、社区等人居环境做过实验和研究。

四、实现新城市主义社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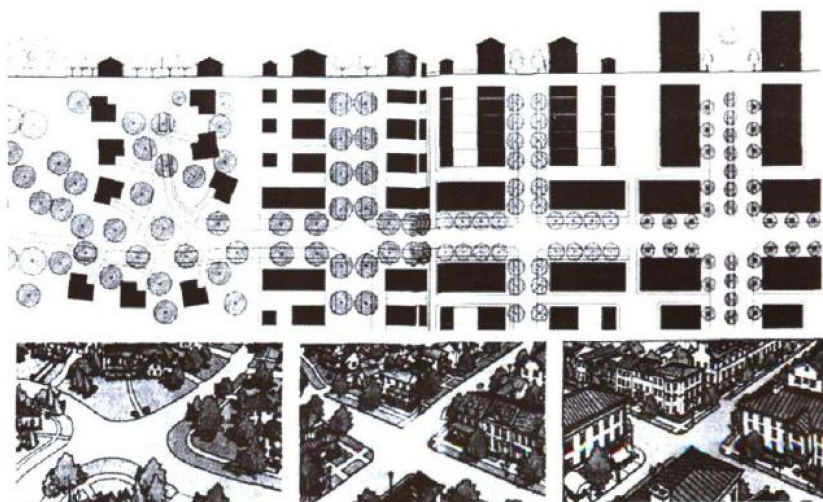
在建造新城市主义社区的过程中,控制规则(code)就是将设计和实施两方面联系起来的一项关键的措施。每一个社区的设计都配有一套专门的控制规则(图43~44),它的作用将抽象的设计原则和设计意图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条文来控制实施过程。多数情况下,新城市主义规划不深入到每一个建筑单体,只是限定出规划中涉及的建筑类型、以及这些类型在社区中的布局。开发商根据规划图出售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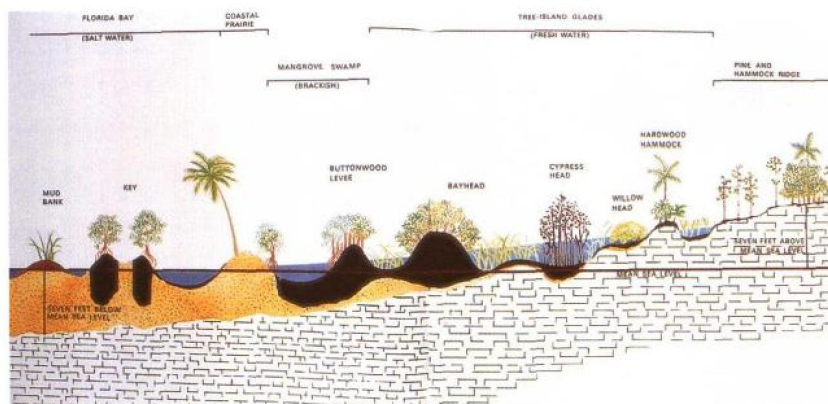
块,业主各自寻找建筑师设计住宅,而开发商则负责建造社区内公共建筑。另一些时候,规划设计也包括了建筑单体,这时建筑设计任务常常由多个建筑师事务所共同参与。无论哪种情况下,以类型为基础的控制规则提出了设计方向,让各建筑师的创造力有向度地发挥,社区可以实质性地获得预想中的空间效果。

控制规则对不同的城市空间作相应的建筑类型的配置的要求。它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城市规则,负责规定建筑的类型、体量、限高和离道路红线的距离,其目的是塑造城市空间;另一部分是建筑规则,负责建筑的外型、材料等等,其目的是在不同功能的建筑共处的情况下获得形式的统一。控制规则通常不规定建筑风格。控制规则的主要作用是形成一个稳定的肌理,而惟一不需要受规则控制、能够突出表现自己的是社区中的公共建筑。规则的执行工作由发展商派出的代表、业主委员会和驻地建筑师共同构成的小组承担,这个小组具体地负责总体规划的实现和各建筑单体建造前的设计审查。

控制规则不是新城市主义的发明,常见的郊区基本上也是在各种规则的控制下产生的。所不同的是,新城市主义的规则关心的是综合因素下的空间质量。而产生郊区的规则多为技术性规则,它们控制的是数量。常见的郊区规划规则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市政的功能分区规则,即根据居住、办公、商业、休闲等不同使用功能对建设区进行分类。这种做法从1933年的《雅典宪章》开始普及,它的初始目的是为了控制工业污染对其他城市功能的损害,但结果常常是毫无必要地割裂了城市的功能,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落后的做法,是造成郊区蔓延式发展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是政府发出的市政规划控制指标,如建筑面积、容积率、建筑高度、后退道路、停车要求等等。除此之外,与建造有关的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业规则:银行根据市场分析决定为哪一类发展项目提供贷款;发展商根据市场分析和贷款条件决定产品定位;土建工程师有自己的一套安排基础设施的系统;道路工程师根据流量公式规定出道路的宽度、间距和转弯半径;最后,还有较近几十年新增加的各种环境法条文。各行业的规则在建设过程中精确,但彼此孤立地分头发生作用。在这些规划和行业规则之下郊区自然生成,不需要设计。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大量性的郊区建设中建筑师可以不需要不在场。即使有建筑师参与,他的作用往往是一些与空间设计无关的美化和装饰。技术和行业的规则是一般性的,它们貌似理性但却彼此脱节。杜安尼认为,二战



45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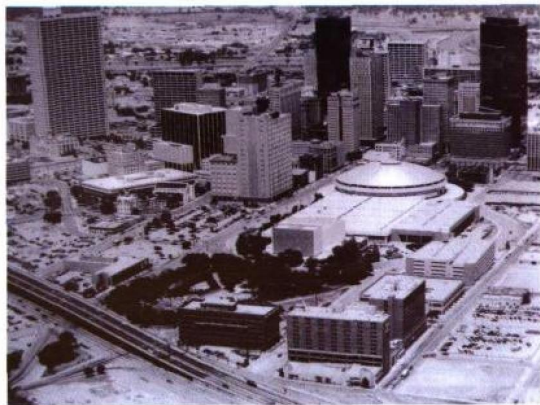
前的城市建设者是通才,他们的目标是整个村镇或城市街坊;今天的建设者是专才,他们凭借手里的各种各样的指标规定出建造过程的每一个细节,但却从没有人去关心整体^[29]。如果将城市与机器相比,那么有人就认为美国大部分郊区现在的状态是散乱的零部件而不是一些完整的机器。

作为全面的操作系统,这些已有控制规则的存在使得建筑师在除了局部形式之外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都插不上手。尽管CNU已经成功地对许多陈腐的规则和惯例进行了挑战,但新城市主义设计在这个强大的操作系统面前仍然常常遭遇挫折,使得新城市主义者不时以唐吉珂德自嘲。目前,CNU正在与“智慧型发展”联合,酝酿一个全新的全局性控制规则。随着一个关于人居环境“横断面”(Transect)的构想的逐渐成熟,一种全局性的控制规则——“聪明规则”(Smart Code)的出现便成为可能。

1994年前后,CNU意识到专业术语的准确性影响设计的概念和设计的结果,而许多术语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被严重混淆和滥用,所以由杜安尼负责开始了一项CNU的专门工作:即以词典的形式为与规划相关的术语做详细的界定,这个词典被取名为《新城

45 人居环境的渐变规律,
DPZ设计绘制

46 Everglades国家公园植
物生态横断面



47

47 德克萨斯州Fort Worth
会议中心和市中心的商
业区, 1990, 图片
Landiscor Aerial



48

48 佛 罗 里 达 州
Celebration 鸟瞰,
Robert A.M. Stern
Architects 和 Cooper,
Robertson & Partners 合
作设计,总用地4900英
亩(约1980公顷),第
一期1997年完成,图片
来自 <http://www.ramsa.com>

市主义词典》(Lexicon of the New Urbanism)。编写的过程使得他们感到非常有必要寻找一套能够全面地体现这些概念和术语之间相互联系的理论系统。寻找的结果是他们发现与自然环境一样,人居环境也存在一种渐变的规律,这种规律可以借用生态学家常用的“横断面”的方法来表示(图45)。生态学家的“横断面”用来描摹一定区段内随地理和气候的变化而形成的生态的过渡,以及相应的土地构造、动植物等各种自然环境元素系统的变化(图46)。杜安尼的“横断面”也是这样的一个地理剖面,在剖面上表现的是一系列随着城市化深度(urban intensity)的提高,空间相应地从乡村性(rural)向城市性(urban)过渡的人居环境带。在这个过渡的过程中,人居环境中的所有建造元素及其组织方式渐次在不同区段上呈现。包括邻里组成、密度、道路尺度和设计、街区尺度、建筑基地划分、公园和广场的设计、建筑沿街部分的形式、使用功能组合的情况、停车空间的安排等等在内的这些环境因素在不同区段上有着不同的形式和表现。于是,一方面“横断面”为《新城市主义词典》中的所有术语的定义和解释提供了一个系统;另一方面,它还可以是设计工作者的工具,因为它清楚地解释了分别适用于从乡村到城市中心各区段内的各类空间方式和设计原则。1999年秋天杜安尼在中国时称他们研究的这种“横断面”系统为一种“接插板”(plug)装置,是因为它能够使设计者在面对任何类型的项目时都能获得对接式的设计指导。

既然“横断面”系统可以成为设计指导,那么它也可以被翻译成操作系统,“聪明规则”便因此而出现。无论是“聪明规则”还是旧的郊区性控制规则,作为生产线和处理器他们都具有普遍性(generic)的特点,但差别在于郊区性控制规则制造出的是无限数量的“普遍性的产品”;而“聪明规则”制造的是有限种类的“普遍性的配方”。过去各机构、行业的郊

区性控制规则彼此独立运作,互不关照;而“聪明规则”则重新赋予建筑师本应该拥有的统一协调权,使他们能够对各领域、各行业提出的条件进行综合。“聪明规则”并没有废除原郊区性控制规则中的市政、道路、停车、消防等具体条文,而是把它们适用范围分别规限在“横断面”上的不同环境区段内。从“横断面”系统的角度看,旧的控制规则允许不同性质的建造元素任意组合,因而使得城市、郊区、乡村彼此面目不分。以美国许多城市目前的中心区为例:它们有着城市性的高层建筑;但同时其中大面积的空地、穿行的高速公路、建筑物的彼此独立,以及建筑超大的后退红线距离都提示出一种强烈的郊区性(图47)。

目前“聪明规则”已经经历了几次修改,正处在最后的编制和实验阶段。和所有设计规则一样,“聪明规则”同样也追求简明的、图表与文字相结合的表达方式和准确的技术性的语言。如果政治和经济气候合适,“聪明规则”一旦被政府机构采纳,那么它对于城市建设的重要性就相当于电脑操作系统的一次全面的改变。它将意味着新城市主义运动将结束过去不得已的从下至上的行动,而获得一条自上至下的途径;同时,新城市主义也将摘掉许多人给它扣上的“新郊区主义”的帽子,“聪明规则”将证明其原则和方法可以覆盖到全部的人居空间。

五、新城市主义是新时代的美国梦?

新城市主义作为一个由建筑师发起的设计运动能够引来众多其他领域的关注,成为一项大众性的运动,这在现代主义之后是第一次。在越来越多的建筑师怀疑甚至反对以设计影响社会的这个时代,新城市主义者却乐观地相信设计能够成为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相信合理地运用这种力量能够帮助美国人走向更好的生活。新城市主义者是改革主义者,他们的目标远远超越了空间设计领域,扩大到了与建造环境有关